



文白对照
四库全书精华

子
部
·
历
代
名
画
记

(上)

李 燮 瑶 主 编

目摇摇录

历代名画记卷一·····	员
叙画之源流·····	员
论画六法·····	远
叙画之兴废·····	员
论画山水树石·····	员
历代名画记卷二·····	缘
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·····	缘
论顾陆张吴用笔·····	猿
论画体工用拓写(校:王本无“体”字)·····	猿
论名价品第·····	源
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·····	源
历代名画记卷三·····	缘
叙自古跋尾押署·····	缘
叙古今公私印记·····	缘
论装背□轴·····	远
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会昌中多毁折,今亦具载,亦有好···	殒
西京寺观等画壁·····	殒
东都寺观画壁(校:王本“观”下多一“等”字。)	愿
述古之秘画珍图·····	愿
历代名画记卷四·····	员
叙历代能画人名自轩辕至唐会昌凡三百七十人。(校:王本作“三百七十一人”。目录作“三百七十二人”。)	员

轩辕时.....	员园
周.....	员员
齐.....	员圆
秦.....	员猿
前汉.....	员源
后汉.....	员缘
魏.....	员愿
吴.....	员园
蜀.....	员猿

历代名画记卷一

叙画之源流

夫画者，成教化，助人伦，穷神变，测幽微，与六籍同功，四时并运，发于天然，非繇述作。古先圣王，受命应籙，则有龟字效灵，龙图呈宝。自巢燧以来，皆有此瑞，迹映乎瑶牒，事传乎金册。庖牺氏发于荁河中，典籍图画萌矣；轩辕氏得于温洛中，史皇苍颉状焉。奎有芒角，下主辞章；颉有四目，仰观垂象。因俪鸟龟之迹，遂定书字之形。造化不能藏其秘，故天雨粟；灵怪不能遁其形，故鬼夜哭。是时也，书画同体而未分，象制肇创而犹略，无以传其意，故有书，无以见其形，故有画，天地圣人之意也。

按字学之部，其体有六，一、古文，二、奇字，三、篆书，四、佐书，五、缪篆，六、鸟书，在幡信上书端，象鸟头者，则画之流也。汉末大司空甄丰校字，体有六书。古文，即孔子壁中书。奇字，即古文之异者。篆书，即小篆也。佐书，秦隶书也。缪篆，所以摹印玺也，鸟书，即幡信上作虫鸟形状也。颜光禄云：图载之意有三，一曰图理，卦象是也；二曰图识，字学是也；三曰图形，绘画是也。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，其三曰象形，则画之意也，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。《周礼》保章氏掌六书，指事、谐声、象形、会意、转注、假借，皆苍颉之遗法也。洎乎有虞作绘，绘画明焉。既就彰施，仍深比象。于是礼乐大阐，教化繇兴。故能揖让而天下治，焕乎而词章备。

《广雅》云：画，类也。《尔雅》云：画，形也。《说

文》云：画，畛也，象田畛畔，所以画也。《释名》云：画，挂也，以彩色挂物象也。故鼎锤刻则识魑魅而知神奸，旂章明则昭轨度而备国制，清庙肃而樽彝陈，广轮度而疆理辨。以忠以孝，尽在于云台，有烈有勋，皆登于麟阁。见善足以戒恶，见恶足以思贤。留乎形容，式昭盛德之事，具其成败，以传既往之踪。记传所以叙其事，不能载其容；赞颂有以咏其美，不能备其象。图画之制，所以兼之也。故陆士衡云：丹青之兴，比雅颂之述作，美大业之馨香。宣物莫大于言，存形莫善于画。此之谓也。善哉！

曹植有言曰：观画者见三皇五帝，莫不仰戴；见三季异主，莫不悲惋；见篡臣贼嗣，莫不切齿；见高节妙士，莫不忘食；见忠臣死难，莫不抗节；见放臣逐子，莫不叹息；见淫夫妒妇，莫不侧目；见令妃顺后，莫不嘉贵。是知存乎鉴戒者，图画也。昔夏之衰也，桀为暴乱，太史终抱画以奔商；殷之亡也，纣为淫虐，内史挚载图而归周。燕丹请献，秦皇不疑。萧何先收，沛公乃王。图画者，有国之鸿宝，理乱之纪纲。是以汉明宫殿，赞兹粉绘之功；蜀郡学堂，义存劝戒之道。马后女子，尚愿戴君于唐尧；石勒羯胡，犹观自古之忠孝。岂同博奕用心，自是名教乐事。

余尝恨王充之不知言云：人观图画上所画古人也。视（校：王氏《画苑》本，以后简称“王本”）作“观”。画古人，如视死人，见其面而不若观其言行。古贤之道，竹帛之所载灿然矣，岂徒墙壁之画哉！余以此等之论，与夫大笑其道，诟病其儒，以食与耳，对牛鼓簧，又何异哉！

【译文】

图画，能够成就教化，协助人间的等级伦常，极尽神妙

的变化，探测幽深细微的境界，与六经有同样的功效，与四季一起运行。图画是发自天然的作品，不是由圣贤的述说著作中产生的。古代的圣明天子，承受了天命，接到天赐的符命书册，就有龟背上的文字显示出灵验，有龙马从河中驮出图书，呈上珍宝。自从远古的有巢氏、燧人氏以来，全都有这样的瑞象。事迹反映在玉石简册中，史事由金册传留下来。庖牺氏从荥河之间得到启发，典籍与图画开始产生；轩辕氏在温洛中有所得，史皇、苍颉画出那些形状。天上的奎星有棱角，主持下界的文章。苍颉有四只眼睛，仰面观察天上垂示的星象，由于追寻着鸟兽龟虫的足迹，便确定了文字书体。造化主不能藏住他的秘密了，所以天上像下雨一样落下米粟。神灵精怪的形状不能逃遁了，所以鬼在夜里哭泣。在这个时候，书、画的形体相同，没有分别；图像的制度刚刚开创，还很简略。没有办法传达他的意思，所以才有了书写的文字。没有办法见到它的形状，所以才有了图画。这是天地与圣人的意向。

检查文字学的内容，文字的形体有六种：一、古文。二、奇字。三、篆书。四、佐书。五、缪篆。六、鸟书。在书幡符信的一端书写，像鸟头一样的字，就属于图画一类了。（汉代末年，大司空甄丰校对文字。字体有六种写法：古文，就是孔子府第墙壁中藏的书籍文字。奇字，就是古文中的异体字。篆书，就是小篆。佐书，是秦代的隶书。缪篆，是用来摹写玺印的字体。鸟书，就是书幡符信上写成虫、鸟形状的字体。）颜光禄说：图画表达的意义有三种：一叫图理，就是卦象。二叫图识，就是文字学。三叫图形，就是绘画。又有《周官》记载，用六书教育国子，其中的

第三种叫作象形，就是绘画的意思。由此知道书画名义不同而实际是同一件事。（《周礼》：保章氏掌管六书：指事、谐声、象形、会意、转注、假借；全都是苍颉遗留下来的方法。）至于有虞氏创作绘品，有了绘画这件事已经很明显了。已经用彩色显明地施在衣物上，仍然要深入比附形象。于是礼乐得到广泛的阐发，教化由此兴盛。因此能够人人谦让有礼，天下大治，文字显明而且文辞周备。

《广雅》中说：“画，是相类似。”《尔雅》中说：“画，是形象。”《说文》中说：“画，是田界。像田地的沟界，所以要画。”《释名》中说：“画，是挂，用彩色挂上物体的形象。”所以在铜鼎、铜钟上刻上纹饰，就让人们能识别魑魅，了解神灵与奸邪。旗帜上有明显的花纹，就能显示出法度规则，使国家制度完备。清庙整肃，尊彝祭器陈列有序，轮轨尺度统一，疆界道路分辨清楚。忠孝人物，全被画在云台上；壮烈的功臣，全部进入麟阁中。看到善人，足以告戒恶人；看到恶人，足以引起思念贤良的情感。把那些形象容貌留存下来，可以昭示盛德；把那些成败事迹全表现出来，用以流传过去的史实。史书中的记传用来记叙那些人物的事迹，但不能记录下他们的容颜；赞颂的文词可以咏叹那些人物的美好品格，却不能具备他们的形象。图象的创作，就是用来使它们兼而有之。所以陆士衡说：丹青的兴起，可以与《诗经》中《雅》、《颂》的记述相比，散布出赞美伟大事业的馨香。在宣传事物上没有能比语言更有力的，在保存形象上没有能比图画更完善的。就是说的这个道理。好啊！曹植曾经说过：看画的人见到三皇五帝，没有不敬仰他们、爱戴他们的；见到三代改换了主人，没有人不悲伤惋惜；见到

篡位的臣子，继世的贼人，没有人不咬牙切齿；见到有高尚节操的文士，没有人不为此忘掉了饮食；见到死难的忠臣，没有人不坚持自己的节义；见到被放逐的臣子，没有人不为之叹息；见到淫荡的男子、妒嫉的妇人，没有人不斜着眼睛看他们；见到美好的嫔妃、顺从的皇后，没有人不称赞她们。因此可以知道存在着戒鉴作用的就是图画啊！

过去夏代衰败，夏桀狂暴淫乱，太史终带着画逃到商国去。殷商灭亡的时候，商纣行为淫虐，内史挚用车装着画跑到周国。燕太子丹请求献上地图时，秦始皇也不起疑心。萧何进入咸阳后先去收集了地图簿籍，沛公刘邦才能成为大王。图画这种事物是国家重要的宝物，是治理乱世的纲纪。因此汉明帝的宫殿中，靠绘画的功劳来增加壮美；蜀郡的学堂中，靠图画保存劝戒人们遵守道义的意向。马皇后是一个女子，还愿意把国君扶佐成唐尧那样的圣人。石勒是一个羯族胡人，还去看自古以来的忠孝人物画像。这难道只是和下棋、六博那样的消遣吗？它本来就是名教的乐事。

我曾经痛恨王充说的一些无知的話。他说：人们观看图画上所画的古人。观看画上的古人就像在看死人一样。看他们的面容，就不如观看他们的言行。古代贤人的道义，在书籍中已经记载得很明确了。难道只是墙壁上画的那样吗？我认为这样的议论，和那些嘲笑道义的人，指责诬蔑儒教的人，把食物放进耳朵的人，对牛弹琴的人又有什么不同呢。

论画六法

昔谢赫云：画有六法：一曰气韵生动。二曰骨法用笔。三曰应物象形。四曰随类赋彩。五曰经营位置。六曰传模移写。自古画人罕能兼之。

彦远试论之曰：古之画或能移其形似，而尚其骨气，以形似之外求其画，此难可与俗人道也。今之画，纵得形似，而气韵不生；以气韵求其画，则形似在其间矣。上古之画，迹简意澹而雅正，顾、陆之流是也。中古之画，细密精致而臻丽，展、郑之流是也。近代之画，绚烂而求备，今人之画，错乱而无旨，众工之迹是也。夫象物必在于形似，形似须全其骨气。骨气形似，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，故工画者多善书。然则古之嫫絜纤而胸束，古之马喙尖而腹细，古之台阁竦峙，古之服饰容曳。故古画非独变态有奇意也，抑亦物象殊也。至于台阁、树石、车舆、器物，无生动之可拟，无气韵之可侔，直要位置向背而已。顾恺之曰：画人最难，次山水，次狗马。其台阁，一定器耳，差易为也。斯言得之。至于鬼神人物，有生动之可状，须神韵而后全。若气韵不周，空陈形似，笔力未遒，空善赋彩，谓非妙也。故韩子曰：狗马难，鬼神易。狗马乃凡俗所见，鬼神乃譎怪之状。斯言得之。

至于经营位置，则画之总要。自顾陆以降，画迹鲜存，难悉详之。唯观吴道玄之迹，可谓六法俱全，万象必尽，神人假手，穷极造化也。所以气韵雄状，（校：学津本作“雄壮”。）几不容于缣素，笔迹磊落，遂恣意于壁墙。其细画又甚稠密，此神异也。至于传模移写，乃画家末事。然今之

画人，粗善写貌，得其形似，则无其气韵，具其彩色，则失其笔法，岂曰画也。呜呼！今之人斯艺不至也。

宋朝顾骏之，常曾结构高楼，以为画所，每登楼去梯，家人罕见。若时景融朗，然后含毫，天地阴惨，则不操笔。今之画人，笔墨混于尘埃，丹青和其泥滓，徒污绢素，岂曰绘画？自古善画者，莫匪衣冠贵胄，逸士高人，振妙一时，传芳千祀，非阉宦鄙贱之所能为也。

【译文】

过去谢赫说：画画有六种方法。一叫作气韵生动。二叫作骨法用笔。三叫作应物象形。四叫作随类赋彩。五叫作经营位置。六叫作传模移写。自古以来画画的人，很少能兼有六种方法。

张彦远试着评论它，说：古代的画有些能改变描画对象的外形，不完全形似，但能发挥出它的骨气，在形似以外去追求图画的美。这一点很难与俗人讲。现在的画，纵然形似，但是没有产生气韵。用表现出气韵去要求绘画，形似也就自然在其中了。上古时的绘画，笔迹简练，意境充满而且文雅端正。顾恺之、陆探微之流就是这样。中古时期的绘画，细密精致而能达到华丽。展子虔、郑法士之流就是这样。近代的图画，光辉灿烂而且追求完备。当代人的画，杂乱而没有意旨。各个工匠们的墨迹就是如此。要想使描绘的事物逼真必须要形似，形似时必须保全他的骨气。骨气与形似，全是源于绘画时的立意，而归结到用笔上。所以工于绘画的人大多善于书法。然而古代画嫔妃手臂纤细而且胸部束平；古代画马嘴尖而腹部细瘦；古代画台阁高高地耸立着；古代画服饰宽大拖曳。所以古代的画不只是变化形态，具有

出奇的意匠，也是物体的形象本来就不同。至于台阁、树石、车舆、器物，没有生动的动态可以比拟，没有气韵可以相比，只是需要注意位置的向背罢了。顾恺之说：画人最难，画山水次之，画狗马又次之，至于那些台阁，只是一种固定的器物而已，比较容易画。这话是说得对。至于鬼神人物，有活生生的动态可以表现，等到有了神韵后就完全了。如果气韵不周全，空有形似，笔力发挥得不够，空有好的色彩，也说它不是妙笔。所以韩子说：画狗马难，画鬼神易。狗马是日常生活中可以见到的，鬼神是神话传说中的怪异形状。这句话也说得对。

至于经营位置，就是图画中的总纲。自从顾恺之、陆探微以下，画卷很少保存下来，难以全部详细评论，只是看吴道子的真迹，可以说是六种方法全部具有了。世间万象必定要表现完全，神仙假借画家的手把造化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所以表现出的雄浑气韵几乎让绢面上容纳不下；笔迹磊落，在墙壁上纵情挥洒。而他的细致描画又非常稠密。这是神异啊！至于临摹传习，就是画家最基本的工夫了。然而今天的画家，只粗粗地掌握了画出形貌的技法，得到了形似，就没有气韵；具备了彩色，就失去了笔法。这怎么能叫作画呢？唉！当代人绘画的艺术还不到家呀！

宋朝的顾骏之，曾建筑一座高楼，作为自己绘画的场所。每当他登上楼，撤去梯子，家里的人也很少能见到他作画。如果是当时天气晴朗，情景交融，然后才能挥毫作画。如果天空阴暗，大地凄凉，就不动笔。当代的画家，笔墨和尘埃混在一起，颜色与泥渣子调到一处，只是污染了白绢，怎么能叫作画呢？自古以来善于绘画的人，莫非衣冠贵

族，隐士高人，在当时发挥他们精妙的技艺，芳名流传到千年以后，这不是市井之间卑贱粗鄙的人所能做到的。

叙画之兴废

图画之妙，爰自秦汉，可得而记。降于魏晋，代不乏贤。洎乎南北，哲匠间出。曹、卫、顾、陆，擅重价于前；董、展、孙、杨，垂妙迹于后。张、郑两家，高步于隋室；大安兄弟，首冠于皇朝。此盖尤所烜赫也，世俗知尚者，其余英妙，今亦殫论。

汉武创置秘阁，以聚图书；汉明雅好丹青，别开画室，又创立鸿都学，以集奇艺，天下之艺云集。及董卓之乱，山阳西迁，图画缣帛，军人皆取为帷囊，所收而西，七十余乘，遇雨道艰，半皆遗弃。

魏晋之代，固多藏蓄，胡寇入洛，一时焚烧。宋、齐、梁、陈之君，雅有好尚，晋遭刘曜，多所毁散，重以桓玄性贪好奇，天下法书名画，必使归己，及玄篡逆，晋府真迹，玄尽得之。何法盛《晋中兴书》云：刘牢之遣子敬宣诣玄请降。玄大喜，陈书画共观之。玄败，宋高祖先使臧喜入宫载焉。

南齐高帝，科其尤精者，录古来名手，（校：王本作“名笔”。）不以远近为次，但以优劣为差，自陆探微至范惟贤四十二人，为四十二等，二十七秩，三百四十八卷，听政之余，旦夕披玩。

梁武帝尤加宝异，仍更搜募。元帝雅有才艺，自善丹青，古之珍奇，充牣内府。侯景之乱，太子纲数梦秦皇更欲焚天下书，既而内府图画数百函，果为景所焚也。及景之平，所有画皆载入江陵，为西魏将于谨所陷，元帝将降，乃聚名画法书及典籍二十四万卷，遣后阁舍人高善宝焚之。帝

欲投火俱焚，宫嫔牵衣得免。吴越宝剑，并将斫柱令折。乃叹曰：萧世诚遂至于此。儒雅之道，今夜穷矣。于谨等于煨烬之中，收其书画四千余轴，归于长安。故颜之推《观我生赋》云：人民百万而囚虏，书史千两而烟扬。史籍已来，未之有也。溥天之下，斯文尽丧。

陈天嘉中，陈主肆意搜求，所得不少。及隋平陈，命元帅记室参军裴矩、高颀收之，得八百余卷。隋帝于东京观文殿后起二台，东曰妙楷台，藏自古法书；西曰宝迹台，收自古名画。炀帝东幸扬州，尽将随驾，中道船覆，大半沦弃。炀帝崩，并归宇文文化及。化及至聊城，为窦建德所取。留东都者为王世充所取。

圣唐武德五年，克平僭逆，擒二伪主。两都秘藏之迹，维扬扈从之珍，归我国家焉。乃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，溯河西上，将致京师，行经砥柱，忽遭漂没，所存十亡一二。国初内库只有三百卷。并隋朝以前相承。御府所宝。太宗皇帝特所耽玩，更于人间购求。天后朝，张易之奏召天下画工修内库图画，因使工人各推所长，锐意模写，仍旧装背，一毫不差。其真者多归易之。易之诛后，为薛少保稷所得。薛歿后，为岐王范所得玄宗弟，谥惠文太子。王初不陈奏，后惧，乃焚之。时薛少保与岐王范、石泉公王方庆家所蓄图画，皆归于天府。禄山之乱，耗散颇多。肃宗不甚保持，颁之贵戚。贵戚不好，鬻于不肖之手，物有所归，聚于好事之家。及德宗艰难之后，又（校：王本作“有”。）经散失，甚可痛也。

自古兵火亟焚，江波屡鬪，年代寔远，失坠弥多。傥时君之不尚，则阙其搜访；非至人之赏玩，则未辨妍蚩。所以骏

骨不来，死鼠为璞。嗟乎！今之人众艺鲜至，此道尤衰，未曾误点为蝇，惟见亡成类狗。

彦远家代好尚。高祖河东公，曾祖魏国公，相继鸠集名迹。先是魏国公与司徒汧公李勉并佐霍国公关内三军幕府。王思礼。霍公平定两京，魏公之策也。魏公与汧公因其同寮，遂成久要，并列藩阃，齐居台衡，雅会襟灵，琴书相得。汧公博古多艺，穷精蓄奇，魏晋名踪，盈于篋笥。许询逸少，经年共赏山泉；谢傅戴逵，终日惟论琴画。汧公任南海日，于罗浮山得片石，汧公子兵部员外郎约又于润州海门山得双峰石，并为好事所宝，悉见传授。又汧公手斲雅琴，尤佳者曰响泉，曰韵磬。汧公在渭州，魏公在西川，金玉之音，山川亡间，尽缄瑶匣，以表嘉贶。西川幕客司空曙赋曰：白雪高吟际，青霄远望中，谁言路遐旷，宫徵暗相通。时汧公并寄重宝。琴解及琴荐咸在焉。大父高平公，与爱弟主客员外郎彦远叔祖名谔。及汧公爱子缙祠部郎中。缙弟约，兵部员外郎。字存博。更叙通旧，遂契忘言。远同庄惠之交，近得荀陈之会。大门（校：王本作“大父”。学津讨源本亦作“大门”。）请缙为判官，约与主客，皆高谢荣宦，琴尊自乐，终日陶然。士流企望莫及也。繇是万卷之书，尽归王粲；一厨之画，惟寄桓玄。李兵部又于江南得萧子云壁书飞白萧字，匣之以归洛阳，授余叔祖，致之修善里，构一亭，号曰萧斋。王涯相倚权势，负之而趋。太和末，为乱兵所坏。其萧字本末，具余所撰《法书要录》中。

元和十三年，高平公镇太原，不能承奉中贵，为监军使内官魏弘简所忌，无以指其瑕，且骤言于宪宗曰：张氏富有书画。遂降宸翰，索其所珍。惶骇不敢缄藏，科简登时进

献。乃以锤、张、卫、索真迹各一卷，二王真迹各五卷，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杂迹各一卷，顾、陆、张、郑、田、杨、董、展洎国朝名手画合三十卷表上。曰：伏以前代帝王，多求遗逸，朝观夕览，收鉴于斯。陛下睿圣钦明，凝情好古，听政之暇，将以怡神。前件书画，历代共宝，是称珍绝。其陆探微《萧史图》，妙冠一时，名居上品，所希睿鉴，别赐省览。又别进玄宗马射真图。永宝府司马（校王本作“永五府同马”。应作“永王府司马”。）陈闳画。表曰：玄宗天纵神武，艺冠前王，凡所游畋，必存绘事。岂止云梦殪兕，楚人美旌盖之雄；浔阳射蛟，汉史称舳舻之盛。前件图臣瞻奉先灵，素所宝惜。陛下旁求珍迹，以备石渠。祖宗之美，敢不献呈。掌书记监察御史李德裕制词。

手诏答曰：卿庆传台铉，业嗣弓裘，雄词冠于一时，奥学穷乎千古，图书兼蓄，精博两全。别进玄宗马射真图，恭获披捧，瞻拜感咽，圣灵如临。其锤、张等书，顾、陆等画，古今共宝，有国所珍。朕以视朝之余，得以寓目，因知丹青之妙，有合造化之功。欲观象以省躬，岂好奇而玩物。况烦章奏，嘉叹良深。

其书画并收入内库，世不复见。其余者，长庆初，大父为内贵魏弘简门人宰相元稹所挤，出镇幽州，遇朱克融之乱，皆失坠矣。非戎虏所爱，及事定，颇有好事购得之。彦远时未龀岁，恨不见家内所宝。其进奉之外，失坠之余，存者才二三轴而已。虽有豪势，莫能求旃。嗟尔后来，尤须靳固。宜抱漆书而兴叹，莫将棊柿以藩身。聊因暇日，编为此记。且撮诸评品，用明乎所业，亦探于史传，以广其所知。

后汉孙畅之有《述画记》，梁武帝、陈姚最、谢赫、隋沙门彦惊、唐御史大夫李嗣真、秘书正字刘整、著作郎顾况并兼有《画评》，中书舍人裴孝源有《画录》，窦蒙有《画拾遗录》，率皆浅薄漏略，不越数纸。僧惊之评，最为谬误，传写又复脱错，殊不足看也。如宋朝谢希逸、陈朝顾野王之流，当时能画，评品不载，详之近古，遗脱至多，盖是世上未见其踪。又述作之人，不广求耳。呜呼！自古忠孝义烈、湮没不称者，曷胜记哉。况书画耶？圣唐至今二百三十年，奇艺者骈罗，耳目相接，开元天宝，其人最多。何必六法俱全，六法解在下篇。但取一技可采。谓或人物、或屋宇、或山水、或鞍马、或鬼神、或花鸟、各有所长。自史皇至今大唐会昌元年，凡三百七十余人。编次无差，铨量颇定。此外旁求错综，心目所鉴，言之无隐。将来者有能撰述，其或继之。时大中元年，岁在丁卯。

【译文】

绘画精妙的人，自秦汉以来，就可以找到记录。下至魏晋时期，各个朝代都不缺乏贤才。到了南北朝时，明哲的巨匠不断出现。曹不兴、卫协、顾恺之、陆探微在前代具有极高的名气，董伯仁、展子虔、孙尚子、杨子华在后世留下神妙的画卷。张僧繇、郑法士两家，在隋代地位崇高。阎立德、阎立本兄弟首先成为唐朝的顶尖高手。这些人大概是最为显赫的了，是世俗都知道的最高明的画师。其余的英才妙笔，今天也都说尽了。

汉武帝创设了秘阁，用来聚集图书。汉明帝喜好丹青，另外建立了画室，又创立了鸿都学，用来收集奇妙的艺术品，天下的艺术品纷纷汇集到这里。到了董卓作乱时，汉献